

采油一厂修井特车队先进集体留念 一九八五年



▲李有荣的小铝锅。

◀李有荣与采油一厂修井特车队同事的合影。

本组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口小铝锅

●张玢玢(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一厂)

我家客厅的置物架上,摆着一件与现代装修风格格格不入的老物件——外公留下的一口小铝锅。它挤在精致的摆件中间,口径不大,深度约莫十五厘米,轻薄的锅身上布满斑驳的划痕,黑色塑胶把手早已开裂,露出里面泛黄的“骨架”。

这口锅,是外公留给我的念想,更是他在油田奋斗一生的见证。每次经过置物架,我的目光总会落在它身上,仿佛一抬手,就能触到戈壁滩的风沙,闻到钻井平台旁飘来的苞谷糊糊香。

从沙漠边缘到油田深处,少年扛起家与国的责任

外公名叫李有荣,生于1937年的甘肃民勤县东湖镇致力村。那是个位于沙漠边缘的小村庄,风沙大、耕地少,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

作为家里的长子,他自幼便扛起了养家的担子。那时,外公的父亲常年在内蒙古拉骆驼。照顾妹妹和两个弟弟的重担以及地里的农活、家里的杂事都压在还不满15岁的外公肩上。

16岁那年,听说玉门油田招工,能挣工资贴补家用,外公揣着两个干馍馍就报了名,成了钻井队里最年轻的学徒。在玉门油田摸爬滚打的两年中,他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

1955年,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被发现,一场轰轰烈烈的油田会战即将拉开序幕。此时,克拉玛依油田的一支钻井队正急需人手支援会战。外公和另外4位同乡工友得知消息,没有丝毫犹豫,主动加入了这支支援队伍,奔赴克拉玛依,投身油田建设的热潮。

深秋时节,他们5个人挤在敞篷卡车的后斗里,一路颠簸向西。抵达新疆后,外公被分配到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调处工作,落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驻地附近的杂货铺里买下了这口小铝锅。

锅沿的磕碰里,盛满了立业艰辛与技术坚守

小铝锅跟着外公辗转各处。转战独山子时,戈壁滩的风把帐篷吹得哗哗响,外公总把铝锅揣在怀里防磕碰;到齐古时,暴雨冲垮了临时伙房,这口锅支在三块石头上,煮过带着泥沙的雪水和硬邦邦的窝头;在吉木萨尔,冬天的寒风呼啸,外公常把铝锅放在床边;到了红山嘴,住进地窝子后,夜里,外公

用铝锅给冻得发抖的工友煮过驱寒的姜汤;定居克拉玛依,在采油一厂修井大队扎下根后,外公和铝锅才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

小铝锅从没被闲置过,刚开始,锅身还亮得能照见人影,后面就越来越斑驳。但它不仅陪外公熬过了艰苦的创业岁月,后来还常常被用来给我们这些子孙们热牛奶、煮面条。锅沿的小磕碰里藏着钻井现场的风沙,也盛着家里灶台上的烟火气,早已被岁月磨出了一层温润的包浆。

刚到独山子时,外公负责操作和看管柴油发动机,这是钻井设备的“心脏”,一旦停摆,整个钻井作业就得中断。有天夜里,发动机突然“趴窝”,只有初中文化的外公犯了难。寒风不断从地窝子的缝隙钻进来,外公只能先用小铝锅煮了锅滚烫的糊糊,再边吃边盯着机器琢磨:“它总有运行规律吧?”

后来,外公的家搬到了红旗新村,新华书店成了他常去的地方,家里的角落里也慢慢攒起来一箱机械原理书。没有师傅教,他就自己学着画钻井设备的零件草图。为此,他还专门买了一套木盒装的圆规。

那些年里,他就靠着这些工具一点点啃下了机械构造这块硬骨头,从钻井队的操作工慢慢成长为一名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

外公钻研机械有股犟劲——零件坏了,非要找到原因不可。要是属于易损件,他就记录更换周期;要是设计不合理,他就重新画图改进。

有一次,钻井车的变速箱零件总出问题,他带着工具量了3天,画了二十多张图纸,还跑到机械厂守着钳工师傅加工,直到新零件装上去严丝合缝才罢休。

那些年,经他手改进的钻井零件不计其数,他的工作日记也记了厚厚的三本。后来,他从机械操作工一步步成长为机械工程师,厂里新分来的机械专业毕业生都要先来他这里来学习实践。

其中,有个年轻人格外勤奋,下班收工后总往外公家里跑,拎着图纸来请教。外公从不嫌麻烦,哪怕刚端起饭碗,也会放下筷子耐心讲解,讲到对方完全弄懂才停。

外公常说,那个年代,没人计较这是不是加班,眼里只有怎么把技术学到手、把井打好。他也常常告诉年轻人:“只要肯学,我这点本事全教给你。”

后来,这位年轻人成了油田的技术骨干,偶尔聊起往事,总不忘感慨,多亏当年外公毫无保留的指点。

以厂为家的坚守,是刻进年轮的奉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住房改造,外公一家暂时搬到修井大队特车队借住,一住就是一年。

家就安在车队院子旁的临时宿舍里,外公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彻底模糊了。无论冬夏,只要深夜里有作业车回场,哪怕刚刚躺下,外公也会立刻披上外套起身。

手电筒的光柱在夜色里晃动,他围着车辆一圈圈检查:俯身听发动机冷却后的异响,伸手摸轮胎纹路里的砂石,用随身携带的工具挨个拧一拧松动的螺丝。遇上车辆有了小毛病,他就蹲在车旁借着月光顺手修好;发现了大问题,他便记在本子上,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徒弟们拆解检修。

那些年的特车队院子,深夜里总会亮起一簇光,那是外公带着手电筒坚守岗位的决心。

从我记事起,外公的钥匙扣上就一直挂着短钢尺和小号扳手,那是他大半辈子和机械打交道的印记。

晚年时,他常说,要是后辈里有愿意学机械的,他保准把一身技术都传下去。

记得我上初中时,物理课刚学了发动机的“吸压做排”四冲程,便在吃饭时跟外公提了提。他眼里闪过一丝光亮,立即放下筷子,去门背后的工具箱里翻出个旧气门零件,一边比划一边给我讲气门和四冲程的关联,讲得细致又耐心,直到我点头说大概明白了,他才笑着把零件收起来。

只是我们这些后辈,最终都选了别的行业,没人继承他这门机械手艺。就像他一直想修旋转椅,拆开检查后才发现有个零件不合理,重新画了改进的图纸,我总说“等有空”再带他找钳工房把零件加工出来,却再也没机会兑现承诺一样。

去年整理外公的遗物时,我摸了摸小铝锅的内壁,还能摸到经年累月留下的光滑纹路。那是煮过戈壁雪水的痕迹,是熬过硬窝头的温度,更是一位石油钻井人把一辈子都“煮”进油田建设里的印记。

外公没说过“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言,但这口锅记得:曾经有一位年轻人,把青春熬成了戈壁滩上的星光,把较真刻进了每一口油井的脉动,把一辈子的坚守,都融进了新疆油田的发展年轮里。

■诗歌

石油人 石油魂

●赵宏厦(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一厂)

曾经,这里苍凉孤寂,只有瑟瑟的西风吟唱;
曾经,这里杳无人烟,只有千年的胡杨屹立;
曾经,这里风沙肆虐,只有岁月的年轮沉淀。

当祖国唤起对石油的渴望,好儿郎扬起西进的远帆,
沙砾挡不住开拓者的脚步,寒风拦不住石油人前进的倔犟。
钢铁井架拔地而起,钻机轰鸣响彻云霄,
钻头唤醒了沉睡亿年的黑金,滚烫的油流在地下翻涌。
荒芜的戈壁下储存着巨大的能量,石油的血脉在管道中奔涌,
当1219钻井队在大地上点亮灯盏,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横空出世,
石油人用干裂的双手勾勒出了黑油山最初的蓝图。

钻头揭开地层的面纱,抽油机用手臂丈量着蹉跎岁月,
在几代石油人的掌纹中,篆刻着凝结成的晶光,
他们风餐露宿、迎风斗雪、初心不忘,在茫茫戈壁安下心、扎下根。
这是石油血脉的传承,这是精神传递的回响。
这是胡杨坚守戈壁的誓言,这是白杨扎根西北的信念,
他们把根扎在了这片热土之上,用双手贡献着工业的血浆。
七十载,弹指一挥间;七十载,蹉跎岁月,石油人用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了最坚实的足迹。
如今,这里油井密布,“油气新”协同发展;
如今,这里鸟语花香,戈壁变绿洲;
如今,这里河水蜿蜒,宛如江南。
当我们再次走近一号井,“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依旧响彻;
当我们驻足感受百里油区的壮阔气势,第一口井喷涌的油流声仿佛就在耳边回荡。
七十年,砥砺奋进;七十年,历久弥坚;七十年初心不忘,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将扬帆远航,再出发!